

# 知微亦知彰 精深而宏富

——《初識清華簡》評述

鵬 宇

《初識清華簡》一書出版時，我剛從復旦博士畢業。

第一次翻看該書時，我便手不能釋卷。那時我因辦理各種離校手續常往返於京滬兩地之間，這本書便是我在車上枕邊最愛讀的一本書。後來，工作暫時安定下來，我又得以將是書重讀一遍，更覺受益匪淺。該書內容精深，涉獵宏富，堪稱清華簡研究領域的標志性成果。對於筆者而言，學習研究是書還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過程，這裏僅能管中窺豹，就書中某些方面根據個人理解做一粗淺評述。

2008年夏，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楚簡，消息一經傳出，便成爲學界廣泛關注的焦點，大家習慣性稱之爲“清華簡”。爲及時地對這批竹簡加以保護和研究，在清華大學校方的組織協調下，以李學勤先生爲學術帶頭人的研究團隊隨即在清華大學組建起來，立即着手對這批竹簡進行了搶救性保護，並從國內外組織優勢力量對這批竹簡從形制、編連、文字等方面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與此同時，爲使學界能早日利用這批新材料，清華簡研究團隊加班加點，以極其負責的態度，將竹簡的高清彩色照片、釋文及竹簡相關信息以每年一本整理報告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但即便如此，仍無法滿足社會各界希望迅速獲取清華簡最新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

《初識清華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結集出版的。

書中的主體內容是李學勤先生對清華大學所藏這批竹簡的探索與研究，另有部分是根據竹書材料對過往相關研究的再認識和推進。正如氏著後記所言，該書是李先生近幾年來有關清華簡的所有重要論文和文章的結集，包括論文、講稿、介紹，序言，以及一些札記，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書內共收錄了李學勤先生2013年3月前新寫就的論文和文章三十六篇，內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古文獻、古文字等多個學科，是李先生多年來所倡的以多學科交叉與綜合研究爲特點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範式的典型體現。

氏著編輯出版的初衷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主要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清華簡的內容多屬珍貴典籍,古奧費解,需要長時期的讀釋研究。過去以李學勤先生為主編所編寫的整理報告,為學界提供了原始材料,但由於出版較早,研究時間緊迫,許多方面的研究未能深入,其間或有考釋的錯誤以及理解上的不足,現在將一些相關文章結集出版,並對部分觀點加以修訂,便於集中展現清華簡研究團隊的最新成果,方便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二是書中的有些內容發表以後,曾被許多領域的專家學者在不同的場合裏引用,但因這些文章發表的時間跨度較大,原發表刊物過於分散,翻檢起來很不方便。現在將已發表的論著結集出版,可解翻檢不便之苦。

三是受早年科研條件和出版印刷技術水平的限制,有些文章在最初刊出時或是資料出處標示不清,或因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留下了很多缺憾。現在改進技術,並將一些新知補充進來,修訂出版一個新的定本,避免以訛傳訛,使得讀者在研讀和引用時更加順暢和準確。可以說,《初識清華簡》的出版很好地體現了李學勤先生嚴謹的治學方法和深切的人文關懷。

此外,在筆者看來,《初識清華簡》在展現李先生學術思路、研究方法、治史理念等方面還有三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一)基於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對古代文明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和方法問題做了前瞻性探索及進一步的闡發。

《初識清華簡》一書用了很大的篇幅來介紹清華簡的入藏、整理和研究情況,如《初識清華簡》、《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劉國忠〈走近清華簡〉序》等文章從紀實、報告的角度將清華大學入藏這批戰國時期珍貴竹簡的過程娓娓道來,不僅將竹簡的發現和上個世紀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的著名演講順理成章地勾聯起來,對學科發展史進行回顧和思考,還非常細緻地對竹簡的鑒定過程,清理保護工作,照相工作,竹簡的綴合、編連、錄寫、釋讀和發表等一系列工作做了說明。又如《“國學熱”中談清華簡》一文,以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為例,集中地展現了李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重要理論與方法問題的探索。文中提出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有一個認識自己優秀文化傳統的需要。認識國學,要進一步闡揚國學裏面的優秀傳統,就一定要對中國傳統的儒學,特別是它的經典,也包括中國古代一些其他的經典,有重新的認識和重新的詮釋。在研究清華簡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開放性的科研理念,再次重申清華簡不僅僅是清華所有,它是國家的財富,甚至於說是人類的財富,各方面的學者都可以參與進來,共同研究。這些內容不僅在全書中具有明顯的理論特色,而且對

當下整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深具重要的指導意義。

而《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繫年〉出版的重要意義》、《從〈繫年〉看〈紀年〉》、《周武王、周公的飲至詩歌》、《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郢鄢》等文章又為學界高屋建瓴地指出學科發展前沿和最具價值的研究課題，其主要創見有：對楚國歷史地理、楚文化考古、秦人始源、《繫年》的內容與體例、清華簡中關於古詩記載等問題的提出和探討，闡發了清華簡與古代文獻、歷史地理研究間的密切關係。

(二) 依靠“二重證據法”和考古類型學、古文字學的基本方法，對甲骨文、金文和簡牘文字進行探索，揭示許多新知。

《初識清華簡》一書中包含了李學勤先生近年在古文字考釋、文獻學研究、古史研究方面的多篇成果。在這些領域中，李先生堅持“二重證據法”，注重運用考古學基本方法，將不同載體的古文字材料進行比較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創獲包括：(1) 對單字準確釋讀，如“釗”的考釋，是解讀清華簡《算表》的關鍵字眼，文中不僅準確地將其釋為四分之一，還將“才兩”一詞與“半兩”對比，闡發了“才”和“半”一樣，可以作為普遍適用的數位的道理。明確了這篇《算表》不是特為某種物品(如黃金)製作的，而是在當時可用於普遍運算的數學工具，從而為對《算表》的認識帶來方向性轉變。(2) 通過訓詁疏通文意，如對《大開》、《小開》“日不足”等語的讀釋，不僅增強了我們對簡文內容的理解，還使我們對《保訓》“日不足惟宿不兼”、《墨子》“宿善者不祥”等相關文句有了更深的認識。(3) 古史新證，利用清華簡《繫年》印證、補充或者糾正了傳世古書中許多關於古史的記載，解決了學術史上長期存在的一些疑難問題，如《清華簡〈繫年〉解答封衛疑謎》，不僅澄清了衛叔封被封為諸侯只有成王時一次，武王時封康一說不符史實，還明確了衛叔封的封地在康丘，也即在殷的故土境內。(4) 通過簡文內容和傳世文獻的對比研究，討論了各種傳世本的真偽優劣問題，澄清了許多歷史公案，如《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不僅討論了先秦的時候是否有一部《尚書》存世，還順帶討論了東晉本《尚書》的真偽問題、七十一篇的《逸周書》的成書時代問題。這些研究是在結合古文字學、考古學和傳世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重建中國古史進行的有益嘗試。

另一方面，《初識清華簡》雖然主要是以清華簡為主題的研究成果，但是氏著對甲骨文、金文的考釋，也同樣給予重視。這些文章數量不多，却內容重要，主要有：將清華簡《繫年》“奴馭之戎”與無名組、黃組卜辭中的有關記載聯繫起來，探討馭方的活動區域和歷史；將清華簡《繫年》與大保簋聯繫起來，明確了大保簋所記載的確是王子祿

父叛亂之事；將《周公之琴舞》的“九絃”與商末“已西方彝”的“九律”聯繫起來，對方彝所載銘文內容進行考釋；將清華簡《祭公》、《逸周書·祭公》與師詢簋銘三者進行比較，論證清華簡《祭公》比傳世本《逸周書·祭公》更近似師詢簋，同時也提高了傳世本和師詢簋銘文的可信度，今後可以作為西周文獻進行深入研究。

(三) 通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照，致力於古典學重建、重寫學術史。

李學勤先生多年來一直為深入研究學術史而努力，強調將考古學的成果與學術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對學術史上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再認識，進而重建古典學，重寫學術史，《初識清華簡》正是李先生這一理念的重要踐行。其主要學術創見有：釐清了《尚書》及類似典籍的版本傳流問題，進一步闡發了前所未有的周代詩篇，儘可能地復原了楚國歷史及地理，深入探討了《竹書紀年》、《左傳》等先秦史書的性質。如在《清華簡對學術史研究的貢獻》一文中，以清華簡《尹誥》與孔傳本《咸有一德》比較，指出後者是晚出的依託之作，通過清華簡《繫年》與《左傳》彼此印證，證明了《左傳》內容可信。過去研究《紀年》的學者，大都以為《紀年》是類似《春秋》的編年體，李學勤先生在文中大膽猜想《紀年》本來的體裁是和《繫年》類似的，以史事為中心分為一章一章，有點像後世所謂“紀事本末體”，這在史學史上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見。

此外，李先生在氏著中還特別關注了楚國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問題。迄今為止，以書籍為主要內容的隨葬竹簡，已經發現了好幾批，內涵之豐富，已經遠遠超過我們過去所能想象。李先生指出這些簡都出於戰國楚墓，除了和當地埋葬制度及地下的特殊條件有關，也充分說明了楚國的學術文化所達到的高度。把現有的這幾批簡綜合起來，結合傳世文獻研究的成果，寫一部戰國時期楚國學術史，重新考慮古代學術的地理分佈，有關的材料條件已經逐步趨於成熟。

總之，《初識清華簡》一書體現了多學科結合、多材料互證、多角度探索等研究特點，是李學勤先生在學術上多年豐厚積累和辛勤耕耘的代表。該書不僅對一些具體的學術問題取得了許多新知，更通過這些研究案例，展現了李先生在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領域中的宏觀把握和理論思維，對學界的影響必將是廣泛和長久的。

(鵬宇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講師；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